

<<失重>>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失重>>

13位ISBN编号：9787535454324

10位ISBN编号：7535454321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陈忠实

页数：429

字数：34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失重>>

### 内容概要

陈忠实，一个厚积薄发的作者，1993年以长篇小说《白鹿原》一举成名，该作品集家庭史民族史于一体，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复杂的人物形象而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

《失重(陈忠实集短篇小说卷)》为其短篇小说集，收录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信任》等优秀作品31篇。

《失重(陈忠实集短篇小说卷)》中的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带着泥土的芳香，或者幽默，或者冷峻，对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和各色各样的人进行了深刻描绘。

<<失重>>

书籍目录

关于沙娜  
猫与鼠，也缠绵  
腊月的故事  
作家和他的弟弟  
日子  
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断  
害羞  
两个朋友  
轱辘子客  
舔碗  
失重  
桥  
窝囊  
山洪  
打字机嗒嗒响  
兔老汉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灯笼  
毛茸茸的酸杏儿  
送你一束山楂花  
珍珠  
马罗大叔  
鬼秧子乐  
旅伴  
绿地  
田园  
霞光灿烂的早晨  
土地——母亲  
初夏的时节  
蚕儿  
乡村  
土地诗篇  
石狮子  
反省篇  
九代表轶事

## 章节摘录

关于沙娜 这个作家是一位工作和生活都十分正常的作家。天明即起，洒扫清洗，早点自烹牛奶鸡蛋，外加一块馒头，然后坐下来写字或读书；没有废寝忘食，也没有彻夜长熬；不喝酒，更不吸烟；似乎也没有什么抢眼的卓尔不群的风度，读者从报刊上看见的照片，也正常普通，没有目极八荒的伟岸，没有双臂架椅纵论天下的派势，也没有手搓长发眉头紧锁誓与民族共死生的痛苦万状的景象。

这个作家很平和，生活和工作平静的时候很平和，被生活和工作中的齷齪事狠狠地齷齪着的时候，依然很平和，把愤怒用平和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一种个性，一种风度。

据说作家拙身于一个古典文明很纯正的家庭，培养孩子的诸多戒律中有一条很难做到，不许喜怒无常情绪失控。

这样的家庭和受这样律条训戒的孩子也不是绝无仅有，所以并不排除作家性情中的先天性因素。

作家现在骑着一辆自行车正在往回赶路，乳白色的水雾说不清是在消散还是朝峡谷里隐退，笼罩在雾帐下的村庄渐渐裸现出来。

灰黑的瓦和粉白的墙，在庞大的树冠下在密如壁垒的竹林中时隐时现，时有一幢幢款式新颖的小洋楼从眼角掠过，有鹤立鸡群的感觉。

作家的头发和眉毛上都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儿，面颊也湿润润的。

作家每天早晨醒来，不洗不梳，便踏上自行车驶出县城，来到纯粹属于农民生活的某个村庄某个岔口某条山沟的地方，有时候跑出去二三十华里，尚未铺垫柏油或水泥的坑坑洼洼的山野道路，既要求你紧握双把儿，还要你目不斜视心不二用，对轮下的路况做出选择随机应变调动车头，稍微马虎就可能被石头撞翻，被窝进深坑，或绊倒在拖拉机碾出的七歪八扭的辙道里。

作家的大脑和心脏在简单的专注里得到调节和休息，还有整个身体的锻炼。

在这样的山地沟谷间的自然状态的村路上骑自行车，使足部、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得到锻炼自不必说，腰部、双肩乃至整个身体每一个部位的肌肉、筋骨和血流，都在频频的小颠大簸中运动不息，心脏、肠胃等内脏都在颠簸里颠簸着。

作家有意或无意地自我抚摸时，都明显地感觉到了双腿双臂腹部和臀部的肌肉重新紧凑起来重现弹性。

作家骑车到某个择定的地段，扔下车子，在田间小埂上随意走走看看，或者在草地上做一点踢腿舒臂的轻微运动，然后再骑车返回日渐繁华日渐喧嚣的县城。

作家两年前开始这套别出心裁的晨练项目的时候，县委书记正儿八经对此事做出安排，让一位司机送作家到任何感兴趣的地方，晨练完了再送回来。

作家不做解释，淡淡一笑说，那我不去了。

书记很诚恳地解释说，你的写作我不懂行也帮不上忙，但我得负责你的安全。

山大沟深野兽出没，人也刁悍，万一出个差错谁也受不了。

你是名牌作家，是稀有动物，是大熊猫是金丝猴是朱鹮。

我的职责是保护，这是上边领导叮咛过了的。

作家仍然淡淡地笑着，心里却想，自己在草地在田埂上伸胳膊踢腿，弯腰仰背撅屁股，让一个小伙子站在旁边是不可思议的。

况且，骑着自行车所发生的身体各个部位的颠簸的美好感觉和奇妙的健身效果，统统没有了。

作家说，忘了给你交底儿，我曾经在省武术队受过专业训练，三五个人近不得身，尽可以放心。

作家骑车驶进文化馆的院子，一眼瞅见自己的门外站着一位年轻女人，墨绿的裙子和粉红的短袖衫，就像在瓦沟和砖缝都透着千年古气的小院里浮现着的一朵清丽的荷花。

作家来深入生活时，选择了文化馆作为栖息地，主要是空间里气氛的适宜。

文化馆设在孔庙里，平房很多，虽然破旧，却不断修补，漏了修塌了补，画画的跳舞的唱戏的写作的和行政管理的干部们快活地生活在这里，和这些古老的平房一样古老的合抱粗的柏树下，每天早晨都有一层乌鸦粪，绝无仅有的一方和谐之地。

“秦书记——” 作家骑车到自己门前，刚跳下车，正打算招呼等候自己的女人，对方却先开

## &lt;&lt;失重&gt;&gt;

口了。

这个女人很漂亮，脸上和胳膊上裸露的皮肤很细腻白净，眉眼和脸上的气韵都很大气。这样的眉眼和这样的气韵，在纯粹的山民的宅院里是看不到的，也区别于县城街道上那些晃来荡去的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警察的女人。

作家问：“你找我？”

” “对。

秦书记。

” 作家开锁，先让客人进门，自己再进去。

作家让客人坐在沙发上，把一只沏上茶的纸杯放到客人面前的茶几上，也给自己那只瓷杯添上水坐下来。

作家问：“你找我有事？”

” “对。

秦书记。

” “你说吧，啥事？”

” “我要当乡长。”

” 作家稍稍愣了一下，确是意料不到的事。

作家眨了眨眼，专注地看着这个要当乡长的女人。

女人确实很漂亮。

在门口初看一眼是漂亮，现在坐在对面再看还是漂亮，粗粗儿扫过一眼很漂亮，专注地细看起来更漂亮。

这个漂亮女人坦率而又平静地说她要当乡长，说过之后依然是坦率和平静。

这样漂亮的眉眼里蕴藉着坦率和平静，就使漂亮有了气韵和质量，作家发觉自己已经喜欢上这个女人了，这样坦率地“跑官要官”的人，作家竟然喜欢上了。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 “三岔沟乡政府。”

” “噢！”

我惟一没有去过的一个乡。

” “欢迎你去。”

太远了，路不好走。

” “我已经习惯山路了。”

” “你去了，我陪你到下边去看看。”

” “你说你要当乡长？”

” “是。”

” “你现在是副职吗？”

” “不是，一般干部。”

” “你在乡上分工做什么工作？”

” “名义上是搞妇女工作，其实啥都干，啥事紧火了就干啥，哪儿戳下窟窿了就补哪儿。”

” “你为什么一定要当乡长呢？”

” “我觉得我能当乡长，我要是当上乡长一定是个好乡长，我肯定能当个好乡长。”

” “你们乡上给县上推荐过你吗？”

” “不推荐我还臭我。”

” “为啥？”

” “我回答不了，我也弄不明白。”

作家不好再问什么了，这个要当乡长的女人显然是不想正面回答，而不是回答不了，更不是弄不明白。

她前面说的“还臭我”的话，实际已经是答案了。

这里留下的令作家推测的可能性是多向的，这样短而又浅的交谈无法得出明晰的结论。

## &lt;&lt;失重&gt;&gt;

作家便想松弛一下，绕开话题：“你叫我老秦吧。

别叫官名了。

那个官衔是为我下乡方便，没有实际意义，作家兼职的官衔跟一般官衔有区别的。

” “你甬推。

” 女人说，“我知道你是兼职，我也知道你并不管县上的具体事，我只是让你给书记把我提一下。

” “我不推，我可以提建议的。

” “对，这就对，我就是想让你给书记把我推荐一下。

我一个普通乡干部，要见县上领导，比见总书记还难。

” “我好坏也是个书记嘛！

你连招呼都不打就来了……” “你是兼职，你也说你是兼职咯！

你要是真的当上管事的书记了，肯定也就一毡样儿的难见了。

” “你的嘴好畅快哇！

” “你是说我说了个毡字吗？

而今毡字都被人嚼烂了。

酒席上一个毡字从头说到尾，讨论会上一说到毡就生龙活虎了，男人不说毡没人缘，女人不说毡不可爱，领导不说毡脱离群众……哎呀！

你们作家不是整本整本写毡的文章吗……” “你这么漂亮又这么年轻，开口闭口就是毡长毡短地说话，也是为讨个好人缘呀？

” “反正我走到哪儿也躲不过个毡字，我就说，他说我也说，他说我不说他就得意了，我也说了他反而得意不起来了。

” “噢！

有这样的效果？

” “难道你没有遇到过？

” “遇到过，城里人比乡里人还喜欢说。

” “你也躲不过吧！

躲不过你咋办？

” “跟你一样——也说。

不过，没有你那样的效果，我如果掺和说了，他们就更兴奋更肆无忌惮了，恨不得把毡皮子剥开说。

” “我还以为城里人文明不说哩！

” “一毡样儿。

随之是漂亮的女人爆发的笑声，她先是仰起头笑，笑得浑身颤抖，粉红色的鼓胀的胸脯悠悠地颤着，直到扭过身子趴在沙发一边的扶手上，半天直不起腰来。

她已经笑得浑身瘫软，再也发不出笑声，却仍然抑制不住想笑，喉咙里就喷出“嘿……嘿……嘿”的声音，缓缓地抬起头来，断断续续地笑着说着：“秦……秦书记……你也……敢说毡……哩……”

作家自己反而不笑，作家也没有生活在真空中闺阁里，在城市的文化人圈子里，以男女生殖器创作的或隐晦含蓄或直白粗浅的“段子”，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繁茂不衰。

餐桌上传统的猜拳行令的娱乐方尊兰已消亡了，“黄段子”成为美酒佳肴的佐料或者说进行曲，作家的耳朵早被毡的进行曲磨出腮子了，作家说：“你一口一个毡字我都没笑，我说了一回你就笑成这样儿。

” “你是……书记……还是……作家……嘛！

” 漂亮的女人喝了口水，拢了拢头发，脸上就恢复平静了：“你看看，咱们也是说起毡来就把正经事儿忘了哩。

哦！

秦书记，你就在书记的政绩，只说你。

” “我除了听你说了一通毡，啥也不了解呀，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你的政绩，只说你。

” 女人甩了一下头发，喝了口茶，开口了。

……

<<失重>>

<<失重>>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